与水彩远行

蒋正杨

每次外出写生对我来说更像是一场水彩带领我出发的旅行，手、眼、心获得的解放感如出走到另一个世界一般，释放出无尽的意趣。每到一处都是让人兴奋的新鲜对象，妙不可言而又尽在眼前。

水彩带我走过北方的深秋，大地并不是我想象中一派萧瑟肃杀的荒凉。闭上眼睛全是温暖的调子，金黄的玉米，紫褐色的油葵，橙红的梨树，连杨树林在阳光下也闪烁着斑驳的暖色。那些颜色是喜悦的，是欢愉的，是丰收的。对于画画的人来说那一定是一种高明度的诱惑和想去表达的冲动，刺激着潜意识中的创作欲望。水彩带我走过隆冬的苗寨，灰绿色的阴天调子是属于这个季节的，清晨的薄霜在地面上漫步显得空灵剔透，宁静的寨子里升起袅袅青烟，山林高处墨色的老屋在雾霭中若隐若现，神秘悠远的深山野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置身在清冷的空气中一边画一边忍不住搓搓手哈口气，虽然艰苦，但获得这种当时当地现场感的快乐却十分让人着迷。

水彩带我走过盛夏的中原，黎明和黄昏是最美的时分，天空有时是粉红色的，有时是紫红色的，有时是橙红色的，金色的阳光照在干而坚硬的黄土高坡上，显出蓬勃的力量感。窑洞里的人家过着平静的生活，老人在树下跟我们聊着天，院子里的枣树在七八月的时节已经挂上了果实，热情的老乡搭着梯子把它们打下来请我们吃，于是画面上的那棵枣树也变得充满了人情味，烟火气和山岚气交织在一起，香甜就要溢出画面一般。水彩带我走过初春的南方，湿漉漉的水气里那些风景也变得诗意起来，闪闪烁烁的细雨，渗透出新芽泛着萤光的嫩绿还有被雨浸润后粗壮树枝显出固有的深黑。在朦胧的空气中每一个不同距离的观看都能带来惊喜，铺开画纸，那些雨丝打在纸上落在身上，不知不觉地画着，竟也有种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奇妙感受。

水彩写生总会在不经意间牵引出大脑中天机感性的部分，还有那可遇不可求的妙笔翻澜的瞬间。当我们面对无限开放的对象时，可以从任何角度中进入又可以从任何角度中出逃。不停地用新鲜、机警、锐利的目光去截取最打动自己的部分，这种面对自然对象的漫游和对话常常带来意外之趣，实在微妙莫测。在我的体验中，复读对象时竭尽全力去感觉的那些微小细节和独特气息，无论轻快潇洒或稳重克制，最后一定都会不动声色地转化成画面中可见或不可见的内容。即便是偶有来不及深思熟虑画下的几笔，也能显出几分天真自由的松爽生动。

每每念起水彩带我走过的旅程，只觉所有相遇过的风景都来自于时光的馈赠，都是有迹可寻的创作体验，画笔下时空中的一瞬便凝固成永恒。而每次收起返程的行囊时，心早已去往更远的远方，迫不及待地去追赶那些未知的风景。

“文汇笔会”
微信二维码

八月的父亲

孙小宁

> 所有外在的仪式结束之后，才是漫长岁月里属于自己怀念的开始。

2020年疫情反复，上半年基本都在惶然与期盼中度过。居家多了就能精准地接听到老妈的电话。从来只拨打座机的她，尤其关心北京的疫情，散步时一听说些风吹草动，就电话我来求证。疫情紧时她心情也紧，并进一步推想：今年中间，你怕是回不来了。年初的春节回家，我是大年三十起程，初二即回返，等于做了一次惊悸的折返跑。我想她可能希望，年中间我再回家一趟。但眼见得疫情拖延反复太无常，渐渐也就不提这事了。但有些事虽然没提，我们都不会忘，那就是父亲忌日快到了。

父亲的忌日最好记：八月八日。五年前的这一天，立秋。早先，这日子出现在妈妈的话头里，是因为父亲住院，病情不见缓，天热难耐，妈妈就劝，磨一磨，磨过立秋，天一凉，人就好受了。自此这个节令，就在家人心头落了颗种子，即使最后将父亲接回家，我们也做如是想。因为，眼见得，在医院被各种病症折腾得奄奄一息的父亲，回家之后腹泻止了，神志也清明了，各方面都是好转的迹象。

这是八月，我还在他身边的时候。此前，父亲七月初入院时，我并没有回家，是当时尚在人世的姐姐不让回。“你什么都干不了。回来还得让人分心照顾。”这是她对我的判断。但也出于好意。每到家中这种时刻，她的体内常生出某种想要一肩扛的孤勇，全然不顾自己也是有病之身。她或也觉得，哥也请假了，加上家中保姆，三人轮替，再难的事儿总能搞定。但七月下旬，她再电话我，说到父亲，语气就有些慌，这让我预感很不好，自此，我想的是，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回家了。

月底前赶回来，奔到医院，见到了病床上的父亲。他脸颊凹陷，整个人都像被缚在病床那一团乱麻的治疗管线当中。饶是如此，见到我，虚散的眼神中仍闪出一丝光亮：咋把娃也折腾回来了。他开口就是歉意。这让我判断出，他还清醒。这种时候的他，是不麻烦人的。这多少也是他一直未送医院的原因。晚年，他整个人都陷入沉默，身体也在这无边虚空中一天天弱下去，但也可以理解成衰老的常态。直至咳嗽，昼夜不停地咳时，才觉出事态严重。但即使是这样入的院，他也一百个不情愿。医生例行查房，他一律三个字：好着呢。语气平静而淡漠，看不出心绪起伏。只有从那堆治疗管线中挪动身子时，他会眉头一皱，显出隐忍中的不耐。但此刻的肉身，已经完全不听他使唤，咳嗽伴着腹泻，一路摧枯拉朽。一次腹泻后，我帮他做清理，他突然开口说：让你大伯做。我能觉出他内心的难堪，但我没告诉他：他口中的我大伯，他的兄长，早几年就已离开人世了。

哥哥守夜，我和姐姐白天轮换。但深更半夜间，在家的我们也会被紧急召回，医生的话一次比一次直白：到最后时候，要不要进ICU？姐姐脱口而出要，我和哥哥，则想了又想……

捱到八月，是探望父亲的堂哥替我们拿了主意。长我们几岁，又经历过大伯之死，出于乡下的阅历与经验，他说得直截了当：这种时候，还是拉回家好。最主要，听听老人意见。

没想到父亲听后，欢喜得如获大赦一般。而当嫂子好不容易协调好一辆转运病人的车，我们才知道，更大的考验是在路上。

动身时其实已过了正午，但天气仍像个火爆浪子。滚烫的阳光透过车玻璃，直射进车中，父亲的脸上。要命的又是，司机座后有个围挡，前座的冷气根本无法传到后面。我们下意识伸出手掌，帮父亲遮挡太阳，但是自己却闷得快透不过气来。二十分钟车程不长，但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折算成年，我们不敢想，要是父亲扛不过，可怎么办？

但是父亲愣是扛过。将身体挨上熟悉的床，瞬间，那个从前在家的父亲又回来了。依旧衰弱，却安稳踏实。“磨个儿，立秋了，就好了。”妈又把这句话说了一遍，他转世婴儿一般听着，还是医院那个侧卧的一边倒。

那个姿势并不让他舒服，反而是分分钟的受难。不能倒换是因为，一个肺病灶严重，换个方向就不能呼吸。而老一个姿势躺着，全身重量就压在同侧的大腿胯骨上。皮骨相磨，不是有淤青就是生褥疮……对于这些，久病成医的姐姐，自有她一套配方经验，但是上药，就必须大家一起将他的腿抬起，身体微侧，这时候，他马上就又呼吸困难……

——佛问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数日间。佛言：子未知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饭食间。佛言：子未知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呼吸间。佛言：善哉，子知道矣。

《佛说四十二章经》这一处，我就是在此领会的。还好，我们买到了气垫床，给他铺在身下，到网上再寻，发现一些大小不一的护具，可以垫在腿以及脚腕各处，也赶紧下单。父亲对我们所做，均表默许。样子既淡漠，又坦然。

这或许是因为，那种我们平常所认为的人在垂危之际总要面对的激烈状态，他在医院中，已经经受过了。我甚至不确定，死神是否也抻拽着他，到了某个临界点。因为他迷迷糊糊曾说：都是大雾，白茫茫，看不清。胡话中也夹着清醒之言，我记下了三句：一、还把娃折腾回来。辛苦你了。（这是对我）二、要照顾好你妈。（这是嘱咐大家）三、宴客。我渐渐意识到，这已经是在交代后事。

在独自完成一轮与死亡的交战之后，回到家里的父亲，呈现的是交战后的缓息。这时的他，皮肤像蛇一般清凉。皮下的多余物似被荡涤一空，说是肉身，更像一棵中空的老树。

一棵这样的老树，也不一定说倒就倒吧？怀着这样的错觉，我决定返京。临行前，对他说，您好好养，过段时间我再回来。而没过三天，我就又返回，来参加他的葬礼。

立秋，远行。妈妈口中期待的日子，果真成为属于他的日子。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刻度，活着时自认生日重要，身后被郑重对待的，却是死日——这是多数普通人的情形。老人更深谙这一点。为父亲忌日而回的某一天，我陪老妈散步，楼下的老人碰到我就问，一年回来几次呀？我说：春节肯定回，中间争取机会回。妈便补充说：现在她爸老了，周年也回。其中一个便说：是呀，人老了就有日子了。

所谓的周年，祭到第三年就是尾声。那一次启程去墓园之前，妈又一次叮嘱：你们去时穿孝衫，回来就脱了，这叫换服。脱了的孝服她再次收好，然后总结一句：你爸这事就算毕了。毕是完毕的省略，如同老是老死的简称一样。都知道，各方亲戚不再为着这个日子来了。

此后的父亲，便是一种日常，化在我和妈的电话聊天当中。

最近一次是今年端午。外甥带着刚订婚的准媳妇来看她，带了好多礼物。妈一一向我描述。有一盒巧克力，个数不多，但觉得好，她便分装成两小碟，一碟献给父亲，一碟献给她的大女，我姐。

父亲的离世，对于我这样出门在外的人来说，真是一次次礼俗的普及，比如这个“献”字。正式仪式里有“献饭”一说，不同身份有不同的讲究。这一点，有妈把关，不会让我糊里糊涂乱献。但在平常，我妈对此的态度，经常是既当真，又不当真。逢年过节，正吃着团圆饭，半道有人想起，还有人饿着呢。我妈就说：去，盛几个饺子、抓点瓜子花生给你爸放跟前。若我们把碟子碗装得太满，她又说：放一些就行了，这就是个意思……又比如清明、寒衣节（农历十月初一）烧纸钱，晚辈自都记得，但买来的纸钱票面越印越大，妈就说：这也哄人呀？咋花得完呢。你爸能写，实在不够了就在那边打工赚去。我们都笑，我那好脾气而又寡言的爸呀。妈再怎么对他，他也不会怪罪的。

记得的事终究记得，但一个人身后的遗物，还是一年年少下去。父亲的遗物更是。每年回家，都有一些交我判断去留。而我拣来拣去，于我有意义的仍不多，倒是一本他晚年写的回忆录，他参与编采的一本县志，以及随手记事的笔记本，我想留着。满打满算，也就一书包。背着它们离家，我心里在叹：这就是活了一辈子的父亲。

人只有走了，才知道什么叫身外之物。所幸父亲还有这些，能让我感受到与他的精神牵连。这可能是因为，我也是读书人之故。是被父亲熏陶培养出的读书写作的人。而仅就在心中认可这一点，我也经历了好长岁月。年轻时心气盛，总觉得后浪总比前浪强，到中年有了阅历，会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际与梦想。父亲是在前面，为我开路的人。

说到写作，以前我老觉得他写东西有框框，工作上的框框，以及他那一代人的思维框框，没有细节，或者本能地回避。但在他身后，翻他随手所记，我突然觉得，很多生命中重要的东西，他其实都在记，只是从没想过，将这些写进公开的文章。更令我意外的是，他竟然有一份文字记录，如纪录片镜头一般，刻下奶奶在老家的最后十日：奶奶翻了个身；奶奶又喝了一口橘子汁；亲戚××来看望她了；她对谁又说了什么。中间还不忘对父亲说，别让我回来，娃路远（那时我在远方上大学）……巴掌大一个小本子，父亲来回跳跃地记、补记，我边读边顺，不禁潸然。

“你当这是享福呢，这是受罪。”“不要经管我，让我安安宁宁地走。”这确实很像奶奶平常说话的风格，可以想见，人到最后，虽然有亲人的悉心照顾，但那种再怎么也无法分担的艰难，还是让她对这些照顾有微微的抗拒。这让我想到，八月的父亲，看着我们兄妹三个，在他身边忙前忙后，他是不是也早都意识到，这一切的徒劳？但是，“人的一生中再也没有比临终时更庄严，你好生地守着他吧。”三船敏郎演的红胡子医生，这句话可是厉声对身边人说的。亲历没亲历过，对生命的理解不一样。深夜苦守父亲的哥哥，父亲百日后也离世的姐姐，肯定比我更懂这一点。

当妈妈说，你爸的事就算毕了，她同时也是在说：你姐的事也一样。但我们都知道，所有外在的仪式结束之后，才是漫长岁月里属于自己怀念的开始。

这可能也是我到现在才写八月的父亲的缘由。三年应尽的礼俗，两地间的往返，那像风一样散去的遗物，以及并不轻易触碰的笔记本，好像隔着岁月才能看清其中的意味。

还有那张年头日久早已失去弹性的旧床。硬而窄，中间还高低不平。每次回家，我都是在这张床上和妈夜谈中睡去。于我，每睡一夜都像爬一夜坡，妈却坚持说：我睡正合适，美着呢。

正是这张床，曾有一家人围聚的时刻。为了父亲，我们有过分工、协作，也有过争吵、埋怨。但这一切都过去了。生死离别立秋日，这日子属于父亲，也属于我们。

笔会

未知河
（水彩）
蒋正杨

冰岛的鲁冰花

顾 龙

夏天游冰岛，环岛行是最佳的选择。

岛上唯一的1号公路，串起最著名的美景：跨越欧美两大洲的断层大裂谷，黄金大瀑布，盖歇尔间歇泉，蓝湖仙境温泉，维克镇黑沙滩，漂流冰河湖，白昼小镇阿克雷里，壮观的众神瀑布，美妙的斯奈山半岛，休眠火山地心探险……

然而，车行一周，沿途满山遍野的蓝紫色鲁冰花，绵延不断，令人惊喜，更让人一见钟情。多少回停车，扑进花海，留下一张张与鲁冰花恒久的合影。

鲁冰花，花名好美，花型好奇特，花色好浪漫。但是导游告诉大家，鲁冰花不是纯正的“本地花”。

一位中国植物学家来冰岛考察，写下的报告中讲述了鲁冰花的故事：当我们乘坐直升机俯瞰岛上的地貌时，映入眼底的并不是想象中的大片苔藓绿色，而是幽蓝的湖泊颜色。实际上，那种柔美的蓝色不是来自湖泊，而是来自穗状的鲁冰花。

1945年，鲁冰花由一位冰岛植物研究员从美国阿拉斯加引入。据记载，当年他带回来的种子也就不过一捧，如今这个岛上已经被满目迷人的幽蓝色覆盖了。

这位植物研究员最初引入鲁冰花来冰岛“安家”，是想保护岛上原来稀少而宝贵的农业耕地。他希望用鲁冰花来对抗冰川造成的潮湿糜烂的土地，强固土壤。鲁冰花耐寒、耐贫瘠，早被誉为冰雪高地、苦寒荒原的“美艳排头兵”。

鲁冰花，热恋着这片被称为“极圈火岛”、地球上的“月球”的神奇土地，用她旺盛的生存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抚育着披上深绿色苔藓的火山岩。

冰岛的夏季有充足的雨水，还有将近24小时的日照。在这样多变的天气环境下，鲁冰花会像母亲一样守护着大地，不让水土流失。如此不畏艰辛的精神让农户钦佩，更让很多植物喜欢与鲁冰花为邻。

来冰岛，第一眼看见鲁冰花，自然会哼起那首熟悉的歌谣“妈妈的心呀鲁冰花”。在中国，鲁冰花是“温柔母爱”的象征，被人们喻为“母亲花”。

夏日，鲁冰花顽强地破“岩”而出，美丽晶莹，冰清玉洁。墨绿色的叶子刺向碧空；娇嫩的花瓣，两两相对，犹如一双合抱的小手；高挑的花姿，似小圆塔凛然挺立，在布满苔藓的绿地上，随风翻滚着一层层蓝紫色的波涛，气势颇为壮观。特别在这日不落的季节，迎着午夜阳光，依然可以观赏鲁冰花。

鲁冰花扎根冰岛，倾吐着母性的狂爱，每一株花蕴含着2500粒种子。令人惊奇的是，1976年，在北美肯河岩洞中，植物研究者发现的鲁冰花种子已有1.7万年，是目前所知寿命最长的种子。

鲁冰花的花语中有“母爱”的赞誉，也有“贪婪的心”的表述。自由任性的鲁冰花，开满了冰岛上万公顷的土地，甚至在岩石堆积的地方。

当初热心种植鲁冰花的农户突然发现，鲁冰花对土地的覆盖性太强，让本来就很少见到阳光、高度又低于鲁冰花的本土地面植被被遮盖住了。这样一来，冰岛原生植物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了。有人说，鲁冰花就是美丽又贪婪的妖花。社会上曾一度出现鲁冰花是“希望之花”还是“罪恶之花”的争议。

岛上的牧民们为此绞尽脑汁，想依靠放牧羊群来阻止鲁冰花过分的“狂爱”。然而，过度的放牧，同样会导致岛上的植被面积缩小，也不是真正保护稀贵耕地的良策。

鲁冰花，“移民”冰岛毕竟已有70多年了。每年夏天，盛开的花海，已成为冰岛大自然创造的一道“美丽风景线”。冬去春来，鲁冰花“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绿肥固氮作用，已留下了“无私母爱、奉献和牺牲”的好口碑。

对这样的天赐“花神”，冰岛人真的是难以割爱。

科学家的远见，留住了鲁冰花。近十多年来，冰岛植物学家中肯地提议，在农业耕地保护地区和岛上的中心地带，限制性种植鲁冰花。同时，他们也在悉心观察鲁冰花的生长特点。

大自然的神奇，总会给人类带来惊喜的答案。植物学家找到了一个极为简单的解决办法，冰岛人什么也不需要做，只是任由生态环境进行自然淘汰、自然修复。他们观察到，成熟的鲁冰花在15~20年以后，其生命力就会衰退，不再那么旺盛。鲁冰花凋零的枝叶，最终依旧会随着其根部的衰败而埋进泥里，肥沃沙土。

如今，冰岛人已经科学地有计划地种植鲁冰花，让她可以持续滋润冰川大地，与岛上原有的植物群和谐共生。冰岛的植物学家还敏锐地提出，为了保持冰岛原有的植被特色，今后不再从世界上任何地方人工引入植物种类。

冰岛鲁冰花的繁衍生长故事，让世人懂得人类要尊重自然界的生态链发展，这是真正地热爱和保护地球上生存环境的最佳方式。

夏季即将过去，鲁冰花又要凋谢了，她会融入岩层“冬眠”。鲁冰花播下的饱满种子，明年又会开出一片片蓝紫色的花海。环岛公路的“路边花”，又将给冰岛戴上一个美丽悦目的迎春花环。

冰岛的鲁冰花，温情暖心的“母亲花”！